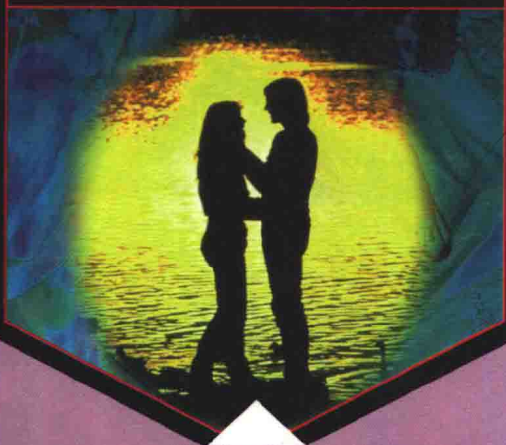


五味子

散文随笔丛书

梦里青春

苏叔阳 著



作家出版社



中國大學出版社



五味子
散文随笔丛书

梦里青春

苏 叔 阳 著



作家出版社

梦里青春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里青春/苏叔阳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8.1

(五味子散文随笔丛书)

ISBN 7-5063-1373-1

I. 梦… II. 苏…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7435 号

梦里青春

作者: 苏叔阳

责任编辑: 侯秀芬

装帧设计: 毛 雨

责任校对: 杨 扬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印刷一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333 千

印张: 14 插页: 2

版次: 1998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373-1/I·1361

定价: 15.5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次

我的独白

- 1. 我的独白
- 7. 我为何不养猫
- 10. 留在我心底的眼睛
- 13. 片言断语
- 18. 我爱鲁迅
- 24. 妈妈永远年轻
- 26. 我的一点心意
 - 写给我的第一批编辑们
- 30. 我看球赛的瞎想
- 33. 我的圣地：图书馆
- 36. 病中日记
 - 一个癌症患者的心路历程
- 44. 春天的梦

记住别人

- 47. 记胡耀邦同志一件事
- 50. 红色电影“大亨”
 - 记原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汪洋
- 64. 好人是之
 - 小谈于是之
- 73. 扑不灭的火焰
 - 记黄宗江
- 79. 给人以欢乐的人
 - 记谢添



84. 愿您永久和春驻

——敬悼夏衍前辈

88. 管桦竹

91. 愿你更高地飞翔

——说给王铁成的几句话

95. 一个辛勤的耕耘者

——悼田庄同志

98. 应该永远记住他

103. 爱意在身边

105. 理想的风筝

109. 台北三叔

风情无限

113. 树叶

118. 月海诗话

124. 蕉院听雨

129. 给那位岛上的朋友

132. 松花江啊,梦里的江!

135. 庐山梦

139. 从化,我心中的温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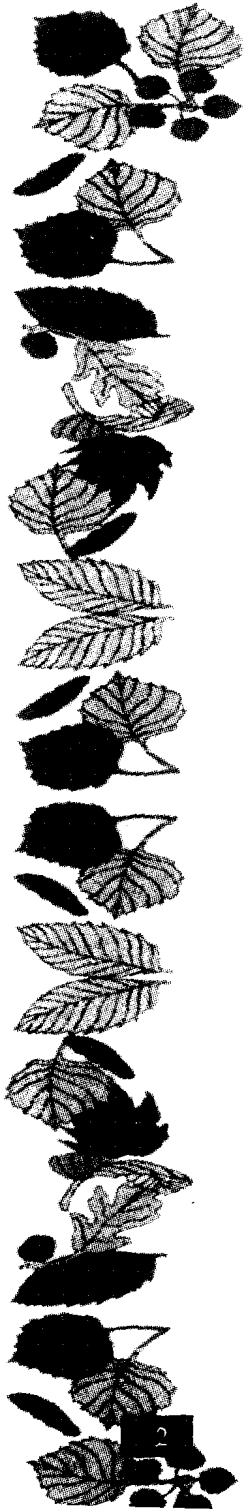
143. 游七星岩记

145. 酒乡行

149. 什么是画?

154. 诗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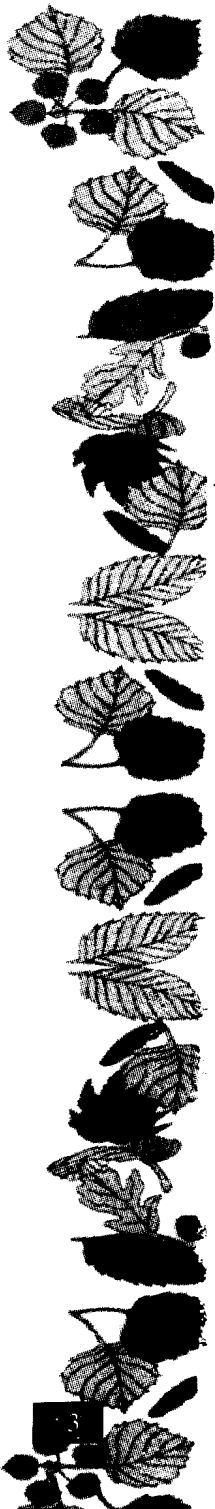
157. 漓江啊,愿你与美同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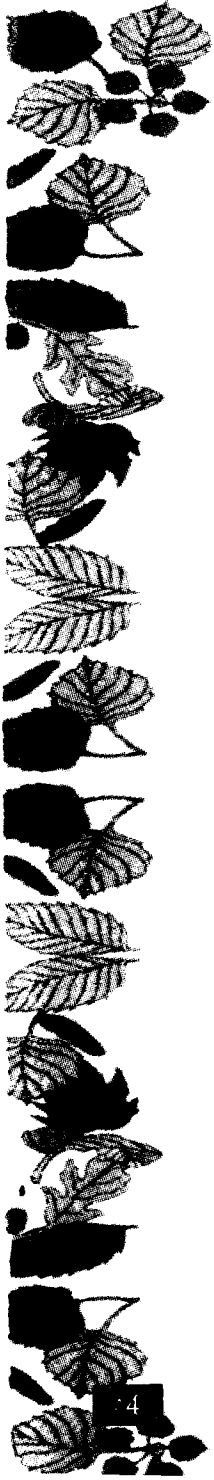


目次

今晚实话

159. 高消费穷讲究
161. 观念的“新”与“旧”
166. 面条的辩证法
——由吃面条想到的
169. 说“吴妈”
171. 洗衣·洗澡·吃快餐
175. “拿来主义”点滴
177. 为“追星族”说几句话
179. 人生的宝箴
182. 论“亲密无间”不太合适
185. 我在梦里很年轻
187. 十块钱五斤与两块钱一斤
189. 那边的世界更无奈
191. 谁来引导富豪们
193. 得有主心骨儿
196. 我不相信
198. 该硬时就得硬
200. 浮华的世风与文风
203. 中国人是几元化?
205. 何必“一阔脸就变”
208. 愿少些肥皂泡
210. 真诚地活着
212. 卫生筷子及其他
215. 绝妙广告词



- 
217. 对“希望工程”的建议
219. “知名度”与“知民度”说(一)
221. “知名度”与“知民度”说(二)
223. 无思与无文
225. 关于《新三字经》
228. 人和狗谁值钱
231. 旧事难忘 难忘啊
234. 挺好的“三四零一养老工程”
236. 哪国的买卖?
238. 公德教育宜先行
240. 花样翻旧
242. 百姓对“官”的要求
245. 崇洋与慕古
247. 在西班牙拣起的点滴感受
250. 小谈“地方文化”
253. 面对明天与立足今天
256. 北京的声音
260. 想得开,不容易

外面的世界

263. 再见,马尼拉
269. 重访菲律宾
280. 情系升旗山
——访马散记
284. 吃面条
——旅日小记(一)

目次

288. 洗温泉

——旅日小记(二)

291. 龙王庵

——旅日小记(三)

293. 云雾茶

——旅日小记(四)

296. 访奥散记

311. 雨雾·美梦·电影

——在西班牙拣到的杂感

316. 身披新装的贵妇人

——巴塞罗那印象

宝岛印象

325. 我们去了台湾

332. 在台北,见“少帅”

——拜会张学良先生记

340. 访台散记(一)

——海峡两岸的电影现状

344. 访台散记(二)

——炸弹有耶无?

347. 访台散记(三)

——眼见耳闻的台北“立委”选举

351. 访台散记(四)

——杨贵媚“作秀”

354. 访台散记(五)

——新竹城隍庙的堂会戏



357. 台湾,我思念你!

文化的根与叶

361. 北京人的“祭灶”

366. 面对新世纪的中华文化

373. 探寻盛唐辉煌的奥秘

——关于建立法门学的思考

379. 小议“潇洒”

382. 难得潇洒

385. “不思量,自难忘”

389. 中国人的“活法儿”

393. 说“韧”及其它

400. “敝帚自珍”与“败家子”

403. 报纸的趋俗

406. 现代城市文化的怪圈

(一——四)

417. “北京人”



我的独白

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年，我生于古城保定，满眼所见是侵略者的残暴，可谓生于忧患。幼而父母不睦，是为欠缺荫庇。国破家亡，难称幸福；藜藿之羹，何以聪健？从小儿，我只是个凑合着念书的小淘气儿。上树掏鸟，下河洗澡，逃学旷课，稀里糊涂。我的艺术启蒙师是说评书的、唱大鼓的、变戏法儿的、拉洋片的、演落子的，乃至敲着牛胯骨数来宝要饭的。所以到今儿，我入不了雅士的沙龙，只能以“俗”与“土”混迹文坛。“三字同头常当当，三字同旁吃喝唱。皆因为吃喝唱，才落得常当当。”我虽耳濡目染，愿意长大了学“唱”，但一听“唱”的结局是“当当”，也就心虚。我不愿一辈子当当，所以才压下了学唱的心，没跟着戏班儿浪迹天涯。但那爱戏的情意却浸透了骨髓，我是救不了的戏迷。小时候儿，常一个人找个旮旯儿自说自划，学习那些名角儿的作派，如同鬼神附体。小学五年级以后，爱上了话剧，这毛病大约改不了啦。但从此接受了点儿洋文化的熏陶，中学时代竟不知天高地厚地读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论演员的自我修养》来，自然是连蒙带唬，什么也没看明白。不过，那份自我欣赏的劲头倒很充足。我常在教室里朗读剧本儿，在晚会上登台献“艺”，还去电台里广播，要是那时候儿有电视，我准会



不知羞臊地“曝光”。我觉着我是当大演员的坯子，什么都敢演，从不考虑别人是不是敢看，我以为我生活的路通向舞台，走向银幕。有一阵子，我练习表演的劲头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今天我不是个结巴嗑子，大约跟那点儿底子有关。少年时的梦是美妙的，但也是脆弱的。考大学那年，偶尔对镜自审，忽然发现自己貌不惊人。既无英雄眉，又无铜铃眼，鼻子虽尚称正常；但恐怕难以单靠鼻子入选。于是，怨从心头起，恨由胆边生，强压下报考艺术院校的宏愿，向隅而泣达数天之久。不过，我从小就没心没肺，过了不久，便高高兴兴奔往人民大学，入了中共党史系。可是，爱戏的心并没死绝，老是攒钱去看北京人艺的演出。到今儿，我还能背几句于是之、郑榕、童超、苏民、刁光覃们的台词。

幸亏那时候大学生的文娱生活挺丰富，接长补短地便有文艺演出，每年还有个首都大专院校学生文艺汇演。这便是我大过戏瘾的时机。我唱我跳我说我演，山东快书、相声、小合唱、舞蹈、小话剧，没有不干的。北京的大剧场，我都上过，还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和侯宝林、郭启儒、高元钧等大师同台献过“艺”。如有人保留着 1958 年庆祝全国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文艺演出的戏单，您准会瞧见我的名字。没当上演员，我至今还觉得怪可惜了儿的。倒霉在我的“尊容”上。话剧、电影明星我是不够格儿了，说相声也不行。相声演员“要么帅，要么怪”，我在帅与怪之间，两头儿够不着，于是死了心。

演不了戏便写戏。这也是过瘾。我写戏始于 1950 年。小学生的戏自然也是小学生味儿，充其量带有活报剧的意思，不值一提。上中学时，写过小戏，由班上同学演出。我们是男校，自然是满台“和尚”，不过，我扮演过老太太，信不信由您。上了大学，心气儿也就大了，不但写小戏，也写大戏。大学毕业前夕我们几个同学写了关于城市建人民公社的戏。当初也叫《红大院》，



后来一听老舍先生写的戏叫这名儿，赶紧改，叫《公社花开大院红》。演出时颇为热闹，到最后一幕时，台下只剩下了百十来个教员的孩子在看，还有的蹲在台口上傻笑着看我们大呼小叫。自然，校长和书记是坚守到底的，好给我们热情的鼓励。今天想起来这很像相声《弹棉花》。不过，我们是很忠于艺术的，咬牙坚持到底，宁死不屈。那次，我夫人扮演戏中“我”的“母亲”。这大约是我们爱情进入高潮期中最值得回味的温馨的事。

大学毕业我便教书。一位政治理论教员再去说相声演戏，在当时是被认为很不相宜的。所以，我就忍痛“告别舞台”，专心致志于讲台。那时，偶尔还写几行诗。说起写诗，让人伤情。1957年，我的几首歪诗，差点儿让我进入“不齿”之列。所以，从此不写。教书时的“偶作”，只发表于笔记本中，于伟大的“破四旧”烈火中，被小将们抄走。据一位当时主持这次抄我家的革命行动的“小将”说，那些笔记本儿连看也没看，就送到废品站换了点儿货币，又交换成烧饼让革命派吃下肚去了。我的“诗”可以成为真正的食粮，让我今天犹感自豪。不说它吧。教书生涯中，我也写了个小戏，甭说上演，还没变成油印本儿，就差点儿挨了批。可是贼心不死，又写过一个多幕剧叫《再不作奴隶》，写美国黑人斗争，让人四下传看，于今不知流浪何方。这个戏，在“四清”运动“清理思想”时，被当作我“名利思想”的物证，让我痛心疾首地自我批判了好几天。政治教员偏要写戏，那时候就是个罪名，谁让咱们有过那个岁月？

戏剧这玩艺儿比鸦片厉害，只要你认真地钻进去，悟到点儿妙处，便一辈子丢不开。天灾人祸，地震山崩，只要有口气，你还想着它。戏剧是最残酷又最温柔的恋人。她没完没了地捉弄你，要把你，折磨你，可又给你最丰厚的爱，老是显示她无尽无休的魅力。一个戏剧家到死也摆脱不了戏剧的纠缠。和她离婚？死了这条心吧。1977年，我刚刚从被审查状态中复活，就迫不



急待地写了《丹心谱》，从此以后，我彻底变成戏剧的俘虏，这辈子算完了，戏剧抄起了无情的鞭子，没日没夜地抽我，老让我挤出能挤出的一切奉献给戏剧女神。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豁出去了，干吧！只求我能有点儿长进，写得稍微像点样子。

我这样一个撂地摊儿派写家，自然不懂什么戏剧理论，对所有能说出么二三的人，都抱敬畏之感。这么说并不等于我对所有的理论都佩服。我佩服人们能把什么都说得头头是道，云山雾罩。更佩服能把明白说糊涂，把光腚说成穿西装。尤其佩服的是，三百六十五句话里有七百三十个名词，一百八十二个人名，一千零九十五个概念，三千六百五十个外国字儿的文章；让所有演戏的、写戏的都看不明白的戏剧文章，那得有多深的学问，多大的本事啊。我想，要是没人赶紧出一本儿词典，让人们捧着去读那些戏剧理论文章，糟蹋了人家的学问真是罪过。我今天总算明白了，中国戏剧上不去的原因，归根结蒂是因为我这号儿又没出息又戏瘾太大的人太多了点。应该办个学校，把撂地摊儿、唱草台班的或者虽然上了几天学可又不长进的干戏的主儿，都轰进去，受几年训。那也许有救儿。那时候，剧坛就不旋转了，舞台也不倾斜了，直工直令地让人们享受真正的戏剧美学价值。

据我瞎琢磨，既然当初的原始戏剧是我们跟猴儿差不太多的祖先们祭祀、劳动、战争、游戏的模拟演出，那它从胎里就带来了让人深恶痛绝的毛病：社会性。甭管演戏的“个体”有多高的审美情趣，多美妙的自我意识，都得有点儿群体意识。不然，看戏的主儿不干呐。没有受群体意识污染的个体意识，大概不好找。就算有，看戏的人不懂，他准退票。原始人没有买票的规矩，可大概有起哄的毛病。要是看戏的直着脖子胀着筋地连叫带喊，以表示自己的不明白，那演戏的个体，也没法儿表示自己的意识了。谁也不挨谁的四周不靠的个体意识，怎么敛到一块儿成个戏，还能对付着在台上地上观众中演出，又能让至少一两个人



看懂，这里面的玄妙我总也弄不清。我太傻，是不是？

个体意识的宣泄，可以。找个沓兒儿自个儿宣泄去吧，保证没人敢哼哼一声。可是要演出，哪怕只有二三位看看，那就有了社会性，就允许人家问问：“阁下说什么呢？”只给一家子看，行。可家庭便是小社会。只给三五同好、少数有学问的人看，更行了。那您别用这个否定大家看得懂的戏。老王卖瓜，可以，千万别说人家货孬。给少数学问家看的戏，同给大家看的戏，不是一个层次，不具备可比性。至于哪个高明，哪个伟大，我看难说。那得交给戏剧史去判断，绝不由自己说了算。这不算霸道吧？《麦克白斯》和《棒打无情郎》一块儿传下来，各有各的道理。用莎士比亚先生羞臊关汉卿秀才似乎无此必要。何况莎先生当年也曾被英国老雅士们斥为粗俗难登大雅之堂。古人懂的今人也懂，那才能流传。只有高雅到至清至美至纯除一个人以外谁都不懂的东西才短命，把话撂到这儿，咱们翻历史书去吧。

虚假不是戏剧的本性，假的是戏剧的内容，说瞎话的戏毛病在于瞎话，不能说戏剧本身就是假的。不管用什么形式，现实主义的，浪漫主义的，正儿八经的，荒诞的，出神出鬼的，连哭带笑的，不哭不笑一劲儿布道的，其目的都在揭示生活的真实，或者作者自以为的真实，绝不是为了讲假话，为了卖弄，为了告诉别人自个怎么了不得。有痛苦有思索有冲动才会写戏演戏，没有生活，也就没有喜怒哀乐，没有思索没有结论，也就没戏。老祖宗要是谁也不去拿石头扔野兽，光坐在那儿反思，大约永远变不成现代人，咱们也就没有电视可瞧。

写戏演戏就得琢磨着有人爱看。“光费电不上座”，心里总不是滋味儿。“眼怕瞎，耳怕聋，说书的就怕没人听”，这是千古的道理。反过来试试，“眼要瞎，耳要聋，说书的就愿意没人听”，舒服吗？

一切戏剧的技巧其出发点是为了吸引看客，包括那故意要同



看客拉开距离，那讲究间离效果的流派。首先您得有拉住观众、吸引观众的本领，然后再把观众推到您认为合适的距离上，再告诉观众，“您千万别掉进戏里头去，您得间离着点儿。”要是您根本就不能拉住观众，还让人家离远点儿、间离着点儿，人家就会说“先生，别说了。我压根儿就没走近，就间离着呢。再远我到剧场外头去了。咱再见吧！”对不对？

我这是独白，纯系自己胡思乱想的个体意识，绝无招谁惹谁的心思，您可千万谅解。

1987年5月1日夜